



旧事

## 温润恬淡的心灵牧歌

——读汪曾祺《欢喜八事》

□ 向建军

作为师从沈从文的汪曾祺，有着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”和“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”之称，其作品中饱含的人性之美、诗意之美和入道主义精神，以及字里行间所意蕴的生活智慧，例来被广大读者所挚爱。

清秋时节，手捧纪念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特别版的《欢喜八事》(天地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)，先生对世间生活清新淡雅的诠释，浑然天成中所流露出的至性至情，如一曲曲悠扬的牧歌，响彻在心头，舒缓中带来的是悠长的惬意。

全书54篇经典之作，分草木散文、美食散文、生活散文、艺术散文、游记、现代诗、经典小说和作者晚年自传等八个方面，生动呈现出汪曾祺“品味人间有暖，生活有趣，心中有爱，人生有欢喜”的题中之义。

汪曾祺的散文清雅脱俗，却又满含对人间世情的关注。他写草木春秋，既写四时草木的葳蕤繁茂，也聚焦于人性人情的澄澈描摹。随着他舒展的笔墨，我们不但能一睹山丹丹的皮实稳重，枸杞头的谦逊如一，槐花的热烈奔放，而且，通过人与草木之间的交往，还可洞悉平民百姓恬静的性情和淡然的人生追求。无论是老堡垒户对生长于野外的山丹丹花的钦慕不已，还是退休夫妇采摘枸杞时的从容闲适，抑或是养蜂人对槐花的悠悠爱恋，汪曾祺都以其返璞归真的文字，轻巧别致地勾勒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恬淡画面。

生活需要品味，而最直观的体察方

式，莫过于品尝各地美食了。作为生活中的美食家和独树一帜的散文家，汪曾祺既善于烹饪一道道香味俱全的风味小炒，又长于用他儒雅的“文学之勺”，给我们带来愉悦的精神大餐。在他的笔下，用绿豆粉丝的下脚料做成的豆汁儿，是老北京人念念不忘的“好一口”，即便对客居于此的游子来说，在入乡随俗中，其天然的酸香也会令人胃口大开。至于蛋白柔嫩、蛋黄通红的高邮咸鸭蛋；枝干翠绿，和肉炒时清香无比的茼蒿，每一回咬食，汪曾祺对故乡的思念，不由得都会增进一层。而书中，对各地贴秋膘风习的描述，又将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，状描得妙趣横生，令人浮想联翩。

《欢喜八事》还精选了汪曾祺行走于大江南北的游记，缱绻的诗情，淡淡的哲思，隽永的抒怀，彰显的是先生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无比热爱。他笔下的中国，充溢着曼妙之美：昆明的雨季，明亮、丰满、使人动情，勃发的是一种生命的活力；北京的胡同，幽静、蜿蜒，浓郁的民俗让人心驰神往，更让胡同文化成了首都北京一张响亮的名片。

循着《欢喜八事》的翰墨书香，追怀着汪曾祺宁静淡泊的那份情趣，让浮躁的灵魂浸润在先生至真至纯的文字里，去体会生活的盎然情趣吧，在生命的原野上，总能找到溢被我们心灵的硕果！还是先生说得好：“你很辛苦，很累了，那么坐下来歇一会，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，读一点我的作品。”

艺术

## 庄重威严沉香尊

□ 吕冠兰 文/图

“燎沉香，消溽暑，鸟雀呼晴，侵晓窥檐语。”这是北宋词人周邦彦所作《苏幕遮》词里面描写沉香的诗句，写得颇有情趣。沉香，在我国鼎鼎大名，历来被视为“众香之首”，缭绕的沉香散发出的浓浓香气，不仅可驱除蚊虫，还能驱散湿气，更能给人带来愉悦、舒适的心情。

不过，和紫檀、黄花梨等树种不同，沉香并非指某一种专门木材，而是橄榄科、樟树科、瑞香科、大戟科这四科树木的异化物，这些树木在病变之后，开始结香。它的成长期极为漫长，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光洗礼之后，才能成为沉香木。这种散发着香味的树木，历时久、产量又少，因此成为稀缺品。沉香不仅可以制成香料，还可以被雕刻成文玩摆件，收藏价值极高。此外，它还是一种名贵中药，能够止咳化痰、暖胃健脾，用途极广。按照油脂含量，沉香可分为沉水香、筏香和黄熟香三种，沉水香油脂含量高，投水即沉；筏香能够像木筏一样，在水中半浮半沉；黄熟香不沉于水。我国使用沉香的历史相当久远，据东汉学者刘歆编撰的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汉成帝年间的宫廷贺礼中便有“沈木香”，即沉香。隋唐时期，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以及大运河的开凿，沉香木大量被开采，并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运往洛阳、长安，被社会上层用来制造木质建筑，当时极为流行的沉香亭、沉香阁便是佐证。根据史料记载，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在建造宅邸时，便曾大量使用沉香木。

我收藏有一件清代的兽面木尊，便是以沉香为材质。这件木尊呈四方形，上宽下窄，两边有双耳，口长8.1厘米，底长6.8厘米，高13.0厘米，双耳之间的距离为12.4厘米。



事实上，这是一件仿古器，仿照的正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尊。在尊的四面，每面均以对称结构雕刻纹饰，上部有凤鸟纹，中部有夔龙纹，下部有怪兽食虎纹，通过夸张、变形的形式，将这些神兽雕刻得奇异怪诞却又凶猛无比。两耳被塑造成兽首造型，它们呲牙瞪眼，生猛威严，从嘴里吐出的舌头卷曲，舌尖贴在尊壁上，就成了尊的耳部。整体看上去，就像是一件青铜尊，无论纹饰还是雕刻，均带着远古遗风，浑身充满青铜器应有的庄重和威严。

这件沉香尊，油脂饱满细腻，油丝清晰可见，摸上去光滑温润，有玉石的质感，轻轻一嗅，芳香沁人心脾。更难得的是，它是用整块沉香木雕刻而成，看上去浑然天成。随着唐代以来的大量使用，沉香木在明清时已经难以找到大件，造房建屋已不可能，只能雕刻成文玩摆件。像如此费工费料、不惜成本的沉香尊，别说是现今，即便放在当时，也是难得一见的。

掌故

## 写满诗情爱意的纸笺

□ 郑学富

“也知价重连城璧，一纸万金犹不惜。薛涛昨夜梦中来，殷勤劝向君边觅。”这是唐代诗人韦庄《乞彩笺歌》中的诗句，“彩笺”即薛涛笺。文人费着《笺纸谱》云：“纸以人得名者，有谢公，有薛涛……涛侨止百花潭，躬操深红小彩笺，裁书供吟，献酬贤杰，时谓之薛涛笺。”

唐代才女薛涛16岁凭借“容姿既丽”和“通音律，善辩慧，工诗赋”而加入乐籍，在剑南节度使韦皋的帅府下担任文秘工作。公元809年，诗人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，奉命出使剑南东川。此时元稹年方31岁，俊朗潇洒，才华横溢，薛涛一见钟情，被元稹的才情深深吸引。薛涛尽管比元稹大11岁，但是绰约多姿，风度娴雅，加之元稹的夫人新逝，双方坠入爱河，有相见恨晚之感，开始了一场“姐弟恋”。薛涛犹如初恋的少女，柔情万种，饱含深情地写下了《池上双鸟》：“双栖绿池上，朝暮共飞还。更忆将雏日，同心莲叶间。”迟来的爱情让薛涛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，然而幸福却是短暂的，元稹因刚正不阿，得罪权贵，不得不调离四川。

可是元稹再也没有回到四川。薛涛脱离了乐籍恢复了自由身后，她一身素淡的女冠服，在浣花溪畔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浣花溪一带盛产竹、麻、桑、木芙蓉等植物，这些都是造纸的原材料，加之浣花溪的水质好，中唐时期，成都造纸作坊和造纸户大都聚居在浣花溪畔，尤其是木芙蓉，软硬适中，易于书写，最适宜制笺。薛涛迷上了木芙蓉，迷上了信笺。她根据前人用黄薛叶染纸的原理，用浣花溪的水，在芙蓉花中提取染料，再加入胶料配制成涂料涂在纸上，

制成精巧的彩色笺纸。薛涛笺的美不在于纸质，而在于颜色。宋人祝穆的《方輿胜览》记载：“元和初，蜀妓薛涛洪度以纸业，制十色小笺，名薛涛笺，亦名蜀笺。”薛涛笺有深红、粉红、杏红、明黄、鹅黄、深青、浅青、深绿、铜绿和浅云等十色。

尽管元稹是个多情的种子，然而他并非用心去恋爱，可是薛涛却是刻骨铭心，对元稹朝思暮想，经常将新作或旧诗写在粉红色的纸笺上，寄给远方的元稹。如薛涛有《寄旧诗与元微之》曰：“诗篇调态人皆有，细腻风光我独知。月下咏花怜暗淡，雨朝题柳为歌垂。长教碧玉藏深处，总向红笺写自随。老大不能收拾得，与君开似教男儿。”寄出后，薛涛总是在焦虑和渴盼中等待，元稹偶尔也有诗回寄薛涛。如《寄薛涛》：“锦江滑腻峨眉秀，幻出文君与薛涛。言语巧偷鹦鹉舌，文章分得凤凰毛。纷纷词客多停笔，个个公侯欲梦刀。别后相思隔烟水，菖蒲花发五云高。”元稹在诗中称薛涛为山川名秀所生，又以卓文君类比，夸赞其极具文才、诗才，连擅长文词的人和公侯们都自愧弗如，诗中更是寄寓了深深的思念之情。

一往情深的薛涛对元稹既爱又恨，满怀幽怨与期盼。她眺望春景，满腹愁肠，在粉红色的纸笺上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诗《春望词》四首。其中有“风花日将老，佳期犹渺渺。不结同心人，空结同心草”的诗句，表达了她伤春之感、相思之情。宋代张元干《小重山》词曰：“薛涛笺上楚妃吟，空凝睇，归去梦中寻。”明人唐寅有《黄莺儿》曲：“绿窗前，挥毫未写，泪洒薛涛笺。”

游记

## 从抚仙湖到普者黑

□ 宋扬

抚仙湖的红日正跃跃欲出。太阳升起来了，日光给白云着色，白云便妖娆起来。一只完成使命的驳船被遗忘在草丛深处，无人关心它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在它的不远处，油漆得崭新的游船正忙碌地运载来来往往的游人。一辆电动车与驳船相对而望，它们都在时光里静默着，却已经跨越了人力与电动时代，说不上沧桑，但能看出流年的痕迹。

清晨的湖畔清冷。在鱼洞村的湖边，那水浩渺无边，面前的水浅绿，远方的水深蓝，俨然浓妆淡抹的西子。柳枝在明澈的水面留影，风动，树影就一圈一圈荡起来，和着流动的云影，一漾，漾成一个又一个蓝色的梦。

我们在禄充风景区的山路上回环，一步一景。上得山顶，你不由得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来到了大海。平静的湖面，游船星罗棋布。天际线的远处，弥漫着淡淡的晨雾，连雾似乎也成了浅蓝色的。难怪被贬官到云南的杨慎来抚仙湖(澄江)后感叹：“澄江色似碧瑚醪，万顷烟波际绿芜。只少楼台相掩映，天然图画胜西湖。”

中午，气锅鱼撑了个肚儿圆，午饭后，去往“牛摩村”拾遗。说“拾遗”，是因为这里正在破旧立新，无数老式的土房子陆续续续要拆除了。云南特有的黄中带红的泥土夯筑的墙体逾二百年不倒，土房多为两层，木阁楼冬暖夏凉。

抚仙湖，美得像大海，比不允许游泳且消费不菲的青海湖更亲民，比同在云南的泸沽湖更具游玩之乐。一番嬉戏之后，我们启程前往普者黑。

初遇普者黑，阵雨时断时续。不过一

切失落都在登顶“青龙山”后得到了补偿。鸟瞰峰峦此起彼伏高低错落，河田被天神的巨刀切割成一块一块，一条乡村小路蜿蜒着把群山绕了又绕。西南多山区，普者黑却是山中有平原的鱼儿之乡。

走过泥泞的土路，看到一方最宁静的山水。眼前的草棚虽是拍摄电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时临时搭建的，却也朴拙乡野，没有丝毫破坏自然之美。那几树淡淡的桃花，也没有妖艳到喧宾夺主，反倒和蓝天、绿水、青山相得益彰。

原以为“天鹅湖”景点只是买船票赠送的看看可不看的“次品”，身临其境才体会到它的美妙。虽然是乌云盘顶，但一望无际的荷叶依然大气磅礴。一阵风过，荷叶开始旋舞，翻飞。荷花花期已过，零星有几朵白的、粉的花还在坚持等着姗姗来迟的我们，于青葱中点染出别样的生命颜色，想想就感激不尽。我们在荷叶夹出的小道穿行，“咕咕”，有声音传来，那就是天鹅湖了。走近，白的、黑的天鹅并不怯生，主动向喂食的游人划过来，有的独自搔首弄姿，有的双双窃窃耳语。孩子们驻足不愿离开。

继续往小路深处走，随着乌云的散去，蓝天开始露出容颜，比这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已经来到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2》的取景地。对岸一座秀美而怪异的山让人疑心那山洞里真有狐仙。我并不看这种电视剧，对剧组选景人员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蓝天，白云，清流，秀山，怪洞，倒影，除了名词的堆叠，任何华美的形容词都派不上用场，显得画蛇添足。

遇见抚仙湖，遇见普者黑，难忘你这一方山水。